古易斷外篇 下繫 四

九

仁12
338
19

938
19

古周易經斷外編卷五上

日本　新井祐登謙吉　著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邪以遮反

撰士免反

此章言文周繫辭委曲詳盡无非因貳濟民而要不出乾坤二畫故從伏羲畫卦說起乾隆帝曰乾奇坤耦闔闢互用陰陽往來之所由故曰門形質具而爲物合德謂交錯往來其德相合有體謂成諸卦爻之體天地之撰陰陽造化之迹也有形可擬故曰體言

效其至著者也神明之德陰陽健順之性也有理可推故曰通言極其至微也張氏次仲曰乾坤分時不過陰陽二物而已陰陽相得而陰之德合于陽陽之德合于陰于是三百八十四爻俱有剛柔之體質而天地之撰以此而體神明之德以此而通矣豈非乾坤爲易之門耶天地之撰雷風山澤之類也神明之德健順動止之類也形容曰體發揮曰通體天地之撰以卦象言通神明之德以卦德言陰陽合德即所謂相摩相盪剛柔有體即所謂成男成女蘇氏濬曰宇宙間无獨陰獨陽之理人但知剛屬陽柔屬陰不知陽合于陰乃成剛體陰合于陽乃成柔體體者卦體也或剛上柔下或柔上剛下皆自合德中來天地之撰合同而化者也神明之德合一不測者也撰具也朱子撰猶事也○應氏撝謙曰陰陽无形而曰物者自其成形言之是出之義蓋非是朱子荅門人爲取闔闢之義觀下文陰陽合德可見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以爲
嘆詞

伏羲作易已具萬世萬殊之理而莫遺矣當時有畫无辭上古淳質之民眞未漓直未邪遇吉凶嫌疑之塗而占則直觀卦象而能

通其理能應其事未嘗待辭而足矣及世降也民心日澆世事月滋自不能如上古淳民於是聖人繫之辭以開示此道其辭一卦有一爻之稱名義一爻有一爻之稱名義種種物象種種事變可謂繁雜不一矣然不越乾陽坤陰二物之卦象爾不越謂不差繆伏羲之意於是夫子稽考其所稱之類則非上古淳朴世界之人情故曰其衰世之意邪可知文周憂患天下衰世之惠意也所以不得不詳也邪不敢決之辭聖人詞自不迫切○案名字諸家指卦名言俞氏琰曰名不特謂卦名凡卦爻所稱事物之名皆是也俞說極是○張氏次仲曰或以稱名爲卦名卦名乃伏羲所命與下衰世句不合上言畫卦而即繼以其稱名也句脈理不屬衰世句與彰往察來節脈理又不屬當錯簡愚謂諸家註以卦名爲文王者多矣夢裏醉語未醒覺已其辨詳見內編要領今張氏定爲伏羲是矣然云脈理不屬者恭未也易文微妙閒有如斷藕連絲者非錯簡○朱子曰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今案文王經歷世變驗而著之周公繼其志而衰世之學无餘蘊矣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辯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夫音扶當斷並去聲

往謂既往之事彰明已往之理陰陽消長卦爻之變象可以明之

察來察人事之未來而知吉凶之幾也占筮中所告可以前知微顯謂以人事之顯推本之於天道自飲食日用之事至知根于性命是也闡幽謂以天道之幽而用之於人事自通鬼神死生之理發明於人事當然是也夫易使人見事之幾微使人見理之實象是故開示天下萬世而俾无所疑也吳徵曰彰往即藏往也察來即知來也微顯即神德行也闡幽即顯道也俞琰曰當名如同人之宗觀之賓蠱之考小過之妣所命之名皆因其實而當也君臣貴賤上下各安其位辨物如乾之龍姤之魚噬嗑之肉剝之牀所取之物皆因其事而辨也案正言者詳其象明其理而直言其事以示人之言即卦爻之辭是也斷辭中有吉凶悔吝之占以明白曉人者如小貞吉大貞凶可小事不可大事之類俾人不紊趣避得失之兆是也備即如此種種發揮皆備易書聖人所以教天下者更无遺憾矣○朱子曰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開而之而亦疑有誤按極可如朱說今暫闕如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中行皆去

聲易之取象稱名以天地山川鬼神人倫水火金石器皿草木禽獸蟲魚之類一卦一爻一物一名所稱雖小而取類于陰陽之大

且又一卦屬數象衆義一爻亦含數象衆義是其所以爲大也易書字字句句涵三極之道盡變化之神是其旨所以深遠也凡旨遠者其文沈晦然其辭煥乎有章粲然明達故使學者樂玩而不厭言之委曲者本末易混淆然條理不亂能中於理合於義凡事之可敷陳者淺露而无含蓄然易也雖日肆于前不可以言傳也此皆自然具天地之精妙盡民心不古疑貳日多趨避不決聖人特因民之貳俾之筮以濟民行詳占辭以明其失得之報以示之耳濟者出險阻而措之安全之域也報應也惠迪則吉矣從逆則凶矣易之廣大悉備及聖人之慈愛民之深切皆見於此乎○康熙帝曰稱名小取類大以卦名言旨遠辭文以象辭言其言曲而中又申旨遠辭文之意旨遠則多隱約故曲也辭文則有條理故中也其事肆而隱又申名小類大之意名小則事物畢具故肆也類大則義理包涵故隱也

○項氏安世曰此章專論易之象辭易不過乾坤二畫乾坤即陰陽剛柔也凡易之辭其稱名取類千彙萬狀大要不越於二者而其所以繫辭之意則爲世衰道微與民同患不得已而盡言之耳此斷辭之所以作也斷辭即象辭也愚按斷辭兼彖爻者隱矣

○張氏次仲曰人惟有病纔肯服藥貳之一字正夢覺之關起死

回生之際也失此機會便難措手易中種種言詞曲折周詳總爲
斯民徘徊岐路莫知適從妄謂得未必便報以吉又謂失未必便
報以凶所以倀倀妄行聖人因他心中迷惑无所向往之際撥轉
迷塗引其歸路若是得斷報以吉若是失斷報以凶毫髮不爽度
幾改絃易轍不自納于罟擭陷阱也嗟乎讀易至此將沸淚交頤
悠艾不及何暇說圖說書讀象讀數作无益之語哉

右第六章　朱子曰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放此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作始於伏羲商之末文王身遭于羑里之難有所感慨而繫彖

辭於是易道益興故曰於中古作者謂繫辭成書也刪定述著亦
曰作如孔子作春秋是也因身歷乎憂患之事而易教更開故曰
有憂患乎孔氏穎達曰身既憂患須垂法以示於後以防憂患之
事○愚謂大全載吳氏卦名出於文王之說吳說大非也御纂折
中亦繆取舉之宜刪去矣○張氏烜學記蔡无能曰此節當係于
上節之末與於稽其類句相應因貳濟民句相合不必聯下九卦
若以九卦爲處憂患則否蹇等卦一非所以處憂患者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
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

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之爲卦上天下澤尊卑定分之象以爲禮之義夫禮者德行之所依據而立矣故曰德之基也基如屋之有基趾也次以謙謙有功而不伐有實而如无常執不盈之心而持身故曰德之柄器執柄則體舉次以復復謂反復吾性之固有良心一復則善端自長百行自此始故以爲德之本本如草木之有根柢蓋人性本善其不善者見遷於物也次以恒恒恒常久也知及仁守則完固而不傾不恒其德則雖姑得之必失之所以爲固次以損損裁其所過易惡去非脩德之方莫切於此次以益益以君益民以有餘補不足培養寬裕而成己成人次以困凡人困窮之際可以觀德松柏經冬方知其勁金銀入火始別其眞此辨在己者亦以此辨人次以井井定體不動而應用廣養如地之生養无疆次以巽巽順時宜而入細微故善制事變此一節以九卦之德言○盧氏曰基與地有別基小而地大基是初起脚跟積累可由此而上地是凝成全體施用之妙皆由此而出也○朱子曰巽爲資斧作斷制之象愚謂巽爲繩直爲工有斷制之象○釋藕益曰素位而行之謂履蘊高于畀之謂謙爲仁由己之謂復動而有常之謂恒去惡淨盡之謂損積善圓滿之謂益歷境鍊心之謂困有源不窮之謂井无入

不得之謂巽其實六十四卦无非學民同患內聖外王之學且就
九卦指點者以其尤爲明顯故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
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
遷巽稱而隱易音異長上聲稱去聲
夫先王制禮一皆出於人情之自然而不可易也故賤者乃敬貴
者而不厭小者乃服大者而不憾安而履和而至弗和則弗至和
爲字取穀味入口也物物中節事事相諧謂之和謙以自卑自晦
爲謙自能卑故人尊之自能晦故其德益光顯復一陽生於群陰
之下雖小而不爲衆邪所亂猶金玉在瓦礫中也雖小而自別是
爲辨凡人之在于世也動用酬酢事變非一人情多不耐久處轗
軻之中有恒者而後敬而不厭損其過者而歸于中庸先難脩者
而脩得則易者自然得乾隆帝曰損摧山以填壑則兩患俱滅是
先難也然夷高就下自非難事故後易益長裕而不設者充長其
固有而不他求也不設无強有作爲之謂凡物窮則通窮即澤之
止水通即坎之流水有出於險而說之象乾隆帝又曰窮則水之
涸而身之困通則水之流道之亨也居其所言水在井中遷則水
汲而及物也稱謂酌量處置隱謂深入不露此一節以九卦之體

言蓋巽順也入也故能稱然至其所以隨宜斲制則非有形迹可見故云隱巽伏也有隱之象或問隱朱子曰如風之動物无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和行之行去聲遠去聲

乾隆帝曰和行言舉足從容和緩則行无顛蹙制禮言退讓以明禮是爲禮之法則知猶主也一陽爲主於內天下孰得而蔽昧之一德謂始終如一遠害者害莫大於嗜慾慾寡則害遠矣興利者積善餘慶德崇而用利矣寡怨謂知命安分无怨尤也辨義謂靜深安定慮无不精也權稱錘也前卻无定以等物之輕重而取於衡平非入理之深者不能故論語以可與權爲學之至也此一節以九卦之用言首言履以爲德之基終言巽乃可與權之事則九卦之序略可見矣愚謂禮之用和爲貴故以和行禮之實以讓遜爲本非謙則節文雖具而實亡矣此所以謙以制禮也復復其初故自知自知即知命堅守而不遷則其德一矣日損不善日益厥善故遠害興利困居險難而不喪和訟卓然安于命是用怨希也井澄心靜慮而應來濟人故辨義无不明也巽通行不滯順理入微故能應變行權也三陳九卦明君子反身脩德之事也初言德

次言體次言用之字而字以字是篇中眼目聖人欲人沉潛觀玩故反覆言之○歐陽氏脩曰君子者天下係焉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慾耳自益遷善而改過耳然而肆其忿慾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矣遷善而改過豈止一身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矣

右第七章　項氏安世曰此章亦論象辭凡象辭之體皆先釋卦名次言兩卦之體末推卦用故此章之序亦然以爲觀象者之法也○朱子不取九卦合陽數之說以爲讀經正不必如此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拈此

九卦指點若復添一卦或少一卦亦无不可若拘定處憂患則屯蹇非處憂而何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遠去聲

俞氏琰曰易者載道之書也道不可須臾離也君子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可一日遠之哉愚謂易之爲書也造化之大人事之要莫所不載者周于日用切于民生莫如易也所以不可遠之也其道也屢遷而无滯乎物陰陽奇偶之畫或九或六變動而不止居其所六虛謂每卦六爻之位也凡物之寄而所立皆謂之

位位无定體因爻始見故以虛稱也周遍也流行也剛柔往來或
自上而下或由下而上上下无常處剛變爲柔柔變爲剛五爻相
易是豈以一定之典要拘泥乎典常也要約也惟其變之所適以
其宜者爲典要而已矣自變動以下皆言屢遷之意胡氏一桂曰
此章專論觀變玩辭爲學易之事而深有望于其人也楊氏萬里
曰易之於人如水之於魚也魚不可離於水人不可遠於易君臣
父子視聽言動治亂安危取舍進退无非易也魚離水則死人遠
易則凶楊說親切好看○案正易心法曰每卦之體六畫便具天
地四方是爲六虛註初爻爲地上爻爲天二爻爲北五爻爲南四
爻爲西三爻爲東天地四方每卦之體皆具此義所謂變動不居
周流六虛正謂此耳六畫乃天地四方之象學者不知落處也胡
氏一桂曰六位則初二三四五上矣而又有六畫六虛者何也蓋
方畫之初則爲畫畫既成則爲爻爻可見而位不可見位虛而爻
實也位之虛者所以受爻爻者已成之畫爻與畫先後不爭所謂
啐啄同時不可強分亦不容无辨○或曰凡物滯于形器囿于方
隅得此則遺彼依左則失右所以可遠易者載道之書也道不可
執故書不可遠如諸子百家便束之高閣亦有何害愚謂俗儒束
之高閣而遠靦然无愧矣奚足與論聖道之精眞乎矣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本義此句未詳疑有脫誤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出入以卦之内外言度法度也或出居於外或入在於内於上下无常不可爲典要之中而出入内外无不示以法度人既知有法度則不敢妄動是以進退出處皆足以使人知所畏懼而又明憂患之事且明其所以致憂患之故益知所以禍患之來之故自知免之方矣此聖人之情教民无所不盡矣愛民无所不至矣雖无師保之訓誨如有父母之儼臨雖欲不戒懼不可得矣是易之極教至切而大益於人者須臾不可遠之書如此○蘇氏濬曰禍患之來多起於快心適意之時而不虞之變每生於豐亨豫大之頃是天下所視爲无憂无患者聖人終日皇皇以爲憂患之故盡在此也于此苟不明其故則動僥倖之心矣蘇氏軾曰憂患之來苟不明其故則有苟免之志而息於避禍矣故易明憂患又明其所以致之故○愚謂出入内外本是卦爻象法之事天下則之以行之躬者也初學先不可不詳知焉今舉二三家而示初入應接謙曰復一陽出而爲剥則其辭不利有攸往剥一陽入而爲復則其辭利有攸往如此類消長安危之間處之皆有法度不可不知戒懼也俞琰曰泰倒轉爲否乾出而在外戒之曰不利君子

貞此在外而使之知懼也需倒轉爲訟坎入而在內戒之曰不利涉大川此在內而使之知懼也蔡清曰也三陷入于林中明於憂患也曰即鹿无虞則其故也蒙三勿用取女明於憂患也曰見金夫不有躬則其故也需三致寇至則以過剛不中之故訟上終朝三褫則以終訟必勝之故既有憂患便有其所以憂患之故此皆以辭言者辭所以發明其象也蓋獨言憂患者聖人之作易只要免人於憂患凡人之占易亦要避箇憂患而已避凶所以趨吉也虞翻曰神以知來故明憂患知以藏往故知事故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方謂事情之所向乾隆帝曰原始謹初率循其所告之辭揆度其所向之道則其道雖不可爲典要而其書則既有典可循有常可蹈苟非其人不能神故明之以行道也此言象爻之辭其道常而不變也愚謂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正誠則天垂象示之吉即以吉告凶即以凶告必有典常而通又其人神而明之則亦見吉而知凶見凶而知吉此是合察象與人事之占要也夫易之爲道也皆見之實用其爲書也不以虛文而行苟非其人則吉亦凶故曰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應氏撝謙曰妙在其人神而明之耳後之筮者不立誠而憑數或以易爲不驗惡天下豈有虛行之

道哉愚謂腐儒及癡狂之徒多如斯是其非聖人大癡拙无慚人噫○龔氏煥曰既曰不可爲典要又曰既有典常不可爲典要者以剛柔之變易无常者言也既有典常者以卦爻之一定而不易者言也剛柔變易之无常所以卦爻一定而不可易而一定不易之理未嘗不行於剛柔變易之中也張氏振淵曰以非其人爲泥詞拘方之人非也易道至變中有經常不變之理世有崇尚虛无之人以象爲贅以詞爲煩把聖人經世典常盡行掃去自謂神明變化不知乃小人之无忌憚故蘇軾曰此二語是戒非其人而學其道者非其人而學其道則无所不至矣

右第八章　楊萬里曰此章言易道之用存乎變易道之體存乎常易道之行存乎人 附記 釋滿益曰易書雖具陳天地事物之理而其實切近于日用之間故不爲遠雖近在日用之間而初无定法故爲道屢遷隨吾人一位一事中具有十法界之變化故變動不拘周流六虛界界互具法法互融故上下无常剛柔相易所以法法不容執著而唯變所適唯其一界出生十界十界趣入一界雖至變而各有其度故深明外內之幾使知競業于一念之微又明示憂患之道及所以當憂當患之故能令讀是書者雖无師保而如臨父母

可謂愛之深教之至矣是以善讀易者初但循其卦爻之辭而深度其所示之法雖云不可爲典要實有一定不易之典常也然苟非其人安能讀易即悟易理全以易理而爲躬行實踐自利利他之妙行哉愚顧麾民假著佛衣靦然自稱釋氏目不解佛書心不知佛教況知堯舜之道耶益又有世之脅儒不讀易而却妄吐蚩語緣左之言无忌憚者蒙拙生喪方矩者幾多乎皆是滿益之罪人也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要平聲下同）

易之爲書聖人繫之辭以示其吉凶何以然爲乎自初爻之始而至上爻之終爻爻推原其象畫畫相要其義合六爻之全而一卦之體質成矣一卦六位或以剛處陰或以柔處陽或以柔處陰或以剛處陽純斑相雜而弗一者惟取其時與物也時謂六時之時物謂陰陽二物一爻有一爻之時一時有一時之物惟各隨其時辨其物所以其吉凶悔吝亦相雜不同也

錢氏藻曰六爻相雜唯其時之不同而其物亦異如乾之龍物也時則有潛見飛亢之異漸之鴻物也時則有干盤陵陸之異乾隆帝曰質以定其體時物以妙其用○疏曰潛亢是一卦之始終也

亦有一爻之中原始要終履霜是原始也堅冰是要終也○愚謂此非言伏羲立卦生爻之義言文王周公繫之辭之事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易去聲乾隆帝曰初則事微故難知上則事彰故易知初與上猶本與末得其本則末自舉故凡初爻之辭必擬之而後言卒至於上成初之終而已其在於人志學之初即定終身之準一念之動即決素履之端此初上所以為原始要終之地也或曰乾初爻陽在下擬之為潛龍見飛躍之後至上九則直謂之亢龍是俾人緣本以知末即始見終也初上以位言初終以時言本末以道言終始以事言其實一而已○張氏次仲曰易知難知就人觀易言又就畫上觀不是就辭上觀若就辭上觀无難知矣康熙帝曰講家以難知易知屬學易者擬之卒成屬作易者然聖人作易六爻之條理渾成於心豈有難易哉故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兩句是申上兩句皆當屬學易者說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夫音扶

物謂八卦之物雜如潛見飛亢各隨其位而處是也德剛柔健順中正不中正是也於時物之中撰而列之其有德當於理則為是失德悖於理則為非如此辨是與非則非中四爻不能悉備雖初

上二爻固足該始終之時物而於明辨所以然之象與義則非初上所能盡也中爻者謂二三四五雜而互之也蘇氏濬曰雜物撰德辨是與非雖有三項意自相屬康熙帝曰雜字撰字辨字當屬學易者說雜者參錯其貴賤上下之位也撰者體察其剛柔健順之德也德位分而是非判矣辨者剖別之於象以考驗之於辭也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思陸氏息吏切孔氏息茲切知者之知音智

噫歎聲乾隆帝曰要者總其理而貫通於心也蔡氏清曰存亡就天道之消息言吉凶就人事之得失言愚謂人事之吉凶本是由于天道之盈虛而定矣蓋要之於卦象而可知其象得其位者存其象失其位者亡吉凶之報瞭然在目是居可知矣是亦百姓與能抑彖辭悉具立象之全肯綮中爻之義故知者一觀之便得一卦之要領而通六爻之緊其思過半矣思過半謂通義得益之速也康熙帝曰彖辭之繫文王蓋統觀六爻以立義者如屯則以初爲侯蒙則以二爲師師則以二爲將比則以五爲君其義皆先定於彖爻辭不過因之而隨爻細別耳其爻之合於卦義者吉不合於卦義者凶故彖辭爲綱領而爻其目也彖辭爲權衡而爻其物也總之於綱則目之先後可知審之於權衡則物之輕重可見夫

子彖傳既參錯六爻之義以釋辭示人卦爻之不相離矣於此又特指其要而切言之讀易之法莫先於此吳氏澄曰章首第一句言彖第二句總言六爻此一節又總言六爻而歸重於彖蓋為結語與章首起語相始終○張氏次仲曰此句二十三字係錯簡應在其剛勝邪之末今案文理語脈覺貫通似宜從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郭京曰註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為正文

六畫卦而去初與上則中間四爻爾故曰中爻然其義非單蓋二為內卦之中五為外卦之中互體則三為內卦之中四為外卦之中此節申明中爻所蘊之意也中四爻之位有遠近貴賤之不同而剛柔之用亦異二與四同是位陰故同功然遠近之位不同則其善亦不同五者一卦之尊二與五應而遠遠者其氣伸而權勢行故多譽四與五比而近近者勢威偪而器分屈故多懼蓋柔固不能獨立二遠則所不利者而其要得以无咎者何也以其柔中故也中之德最為美也吳氏澄曰多者謂不盡然而若此者衆爾何氏楷曰月遠日則光滿近則光微此多譽多懼之說也○康熙

帝曰以二之譽四之懼為以柔居柔者三之凶五之功為以剛居

剛者則非經意蓋聖人之言舉其一隅則可以三隅反多舉多懼以二四之位言不論剛柔居之皆多凶多功以三五之位言亦不論剛柔居之皆多譽多懼也多凶多功以二五遠者則可見二雖多譽而九二尤善於六二四既多懼而九四尤甚於六四也又言其柔危其剛勝邪則可見三雖多凶而九三猶善於六三也五雖多功而六五猶讓於九五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為六二言而九二在其中併六四九四皆在其中其柔危為六三言而九三在其中併六四九五亦在其中此聖言之所以妙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俞氏勝去聲梁氏邪如字

以爻位陰陽言則三與五同是陽故事功亦同之以貴賤言則三賤五貴異其位乾隆帝曰三以賤而多凶不若五以貴而享其功也益三以柔居之則危以剛居之稍克勝任亦以重剛而不中位使然也至於五則以剛居之固得尊位大中以柔居之乃有處謙以貴下賤之美是則所謂多功也愚謂前節有其善不同一句雖此无之其義相同承前句而可見俞琰吳澄所言恐不然○何氏楷曰論六爻之凡例莫辨于此求卦爻之義者執此以求之而已然猶曰要曰多曰邪曰過半謂僅可得其八九也聶編三絶有以

夫〇張氏次仲曰吉凶存亡四句是錯簡若移置桑危剛勝之後則文理條暢血脉融貫瞭然明白矣又曰彖者原始要終以為質者也以彖始而以彖終聖人文字有首有尾屬末節无疑

右第九章　康熙帝曰此上二章申爻之動乎內而吉凶見乎外也道屢遷者於周流六虛見之无常相易所謂周流者也唯變所適所謂屢遷者也此則爻之動乎內者及繫辭而吉凶見則使人於日用出入之間各循乎法度而知懼益凜乎師保之嚴矣再觀其開示人以憂患與其所以致憂患之故不啻父母之謀其子孫者又使人无有師保之嚴但如臨父母之親而已夫是以由其辭而揆之則不可為典要者未嘗不有典常而欲體其道而行之則所謂不可遠者又存乎其人之不遠於道也下文遂以辭之典常言之大約初上雖无位而為事之始終自二至五則居中而正為用事之位玩辭者擬其初竟其終參合其物理以辨其是非而求其備此學易之法也然彖者括始終以立體而爻則其趨時之物而已故知者觀彖辭而爻義已大半得此又學易之要也又舉中四爻而申之以見凡當位用事則有譽有懼有凶有功非初上无位而或在功過之外者比也聖人所謂明憂患與故者於此尤諄諄焉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
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述義云廣謂如地之无所不載如天之无所不幬
物之理纖悉具備於其中又廣大謂中之含蓄者多大謂外之包括
者盡悉備言无所不有又廣大者體統渾淪悉備者條理詳密蓋
有天道三句即言廣大天不兩則獨陽无陰地不兩則獨陰无陽
人不兩則孤男隻女皆不生不成三畫之卦各一而已一而不兩
則孤而无對故必兼而兩之以爲六複然上二爻爲天中二爻爲
人下二爻爲地此謂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蔡氏清曰兼字與

兩字不同兼者言不但兩其天而又兩其人兩其地是兼三而兩
之又曰上二爻爲天則陰陽成象矣中二爻爲人則仁義成德矣
下二爻爲地則剛柔成質矣夫道之在宇宙間者不出此矣易之
廣大悉備如此梁氏寅曰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即兼三才而
兩之者也項氏安世曰言其道之至謂之三極言其質之定謂之
三才述義曰三極以理言三才以用言玩辭曰才者能也天能覆
地能載人能參天地故曰才愚按字書才用也質也能也合三義
而得其義又案精蘊曰物之有用而易見者宜莫如木故取伐木
在地而去其根枝邦工持尺量度爲意邵子曰才者天之良質也

學者所以成其才也。魏氏校曰。才性之良能也。此取才之堪用之義以爲人才之才又加木以爲材。後世材才互用。然其義本別也。

說文才艸木之初也。从一古本切貫一將生枝葉一地也。宜从前說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當去聲

陸氏績曰。天道有晝夜日月之變。地道有剛柔燥濕之變。人道有行止動靜吉凶善惡之變。聖人設爻以效三者之變。動故謂之爻。爻者倣也。愚謂三畫之卦。雖已具三才之象而各單而无耦。故无變无動。及兩三以六畫既成而始有變動。變動之道。剛柔相推。陰陽相交。故名其畫曰爻。爻有大小遠近貴賤上下之等。以見種種物象。故曰物。物物雜居而彬彬。故曰文。不當者。謂是象是義不當所居之爻位。不以剛居陰。柔居陽。言不可以常例看。蓋九六雜居剛柔之位。得時義之宜者吉。失時義之宜者凶。所以吉凶于是生矣。人事得失之象。於此乎備矣。○朱子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也。蔡氏清曰。有以剛居剛而得者。如屯初九有以剛居剛而失者。大壯初九有以柔居柔而得者。坤六二有以柔居柔失者。同人六二不可謂當便吉。不當便凶。朱子亦有明註。郭氏鵬海曰。爻儘有當而凶。不當而吉者。如屯初九當位而吉。九五則當位而

凶蒙六三不當位而凶六五則不當位而吉安得謂當位則吉不當位則凶也蓋不當字作不得其宜看道在得正則以當位為宜道在相濟則以不當位為宜爻位之相雜有宜有不宜而吉凶生矣兼當不當說為是

右第十章　胡氏炳文曰卦必舉始終而成體故前章以質言爻必雜剛柔而為用故此章以文言或曰上章析論爻辭此章統論爻畫而以內外二體作三分言之亦易書中一義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邪音耶　要平聲

所以易之復興者興於文王之有辭論其時乃是殷命既衰周德方興之時故曰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論其事乃由文王蒙難遇紂之暴虐故曰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文王以盛德遇憂患其餘德垂以憂患天下後世故其辭亦危懼人能危懼則使之安平若其慢易則使之傾覆是理勢之自然使者即天使之也二危字不同上危字屬詞下屬人心梁氏寅曰易道甚廣大天下百物莫不該備益无非以象與事示夫人也乾隆帝曰百物猶云百事近而

語默動靜之得失遠而天下國家之興亡靡不由此此易道之大
百物皆不能廢也苟能懼以終而如始乃可要其終而得无咎蓋
敬懼之心止求補過非敢有求吉之心也此易辭教人之道也張
氏栻曰既懼其始使人防微杜漸又懼其終使人持盈守成要之
以无咎而補過乃易之道也○康熙帝曰此上二章申功業見乎
變聖人之情見乎辭也所謂變者生於三才之道以兩而行交合
相濟迭用不窮也寫之於易則以其兩相交也而名爲爻所處之
位不同也而名爲物所以處是位者又相錯也而名爲文相錯則
有當有否而吉凶於此生焉故曰功業見乎變雖然

上古之聖以是濟民用焉而辭未備也文王當殷商之衰邑已之
憂而惟世之患是故其因事設戒者无非欲人戰戰兢兢免於咎
而趨於平也是所謂以身立教反覆一編之中千載之上心如見
焉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
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夫音扶行易
並去聲

乾坤足以盡易道之廣大易簡足以盡乾坤之精蘊故首章言之
終章亦言之首章言聖人以易簡之德成位于天地見聖人作易

之大源此章言聖人體易簡之德以使百姓與能見聖人作易之
實事蓋健順者乾坤之德也易簡者乾坤
之處變也得諸心爲德見諸事爲行不難苦爲易不煩冗爲簡蓋
健者不倦不撓所行无難故易易故能知險而不陷矣順者不逆
不怫所行和靜故簡簡故能知阻而不困矣恒易恒簡所以爲健
順之至也朱子曰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阻是自下觀上愚
按山曰險水曰阻分言之則如此見乾坤之別泛言則險阻通用
皆不平坦之謂見險而不趨見阻而不進能如是則可以免乎憂
患矣蓋在我既无荆棘世上那有坎軻自然之理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
亹亹者說音悅侯之二字張子朱子皆以爲衍文
是也虞氏及諸家有強解今不取
乾隆帝曰人心之險至難知也人事之阻至難治也以險阻衆險
阻則不足以知險阻而亦終无以處之矣惟中心易直者能燭其
情而有以平其險也惟行事簡靜者能察其機而有以通其阻也
易簡之理足以悅心險阻之幾又能研慮故爲天下定其吉凶而
成其亹亹者非體乾坤至健至順之德其孰能之愚謂吾心與易
理融洽而无礙故曰悅諸心事足以究盡萬物之幾微故曰研是以
占事則不昧於其當否而吉凶以定矣吉凶既定故行之亹亹而

无所怠於事矣張氏次仲曰聖人舉動不爲一身一家故曰天下
又曰知器知來之知卽知險知阻之知成能與能之能卽能說能
研之能此皆不學而知不慮而能所謂易簡也又曰知險阻由于
易簡易簡由于健順此原本之論梁氏寅曰說心研慮者體易也
定吉凶成亹亹者用易也○張氏次仲曰不曰易而知險簡而知
阻而用以字而字多一轉摺以字一直說下謂知險阻從易簡中
來也大氐機鋒相向以險遇險以阻遇阻共在雲霧中有何了日
易簡則我无險阻倭麼險阻蒙蔽得他孔林萬畝不生一荊棘卽
此可想見聖人胸次荀子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僞生塞誠

信生神夸誕生惑得易簡險阻之說矣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乾隆帝曰變化謂易之陰陽云爲謂人之言動以易中變化之理
用之於云爲則事皆吉而有祥或有所象之事則能知器之形而
可以制器或有所占之事則能知未來之吉凶而可以斷疑云爲
象占則上篇所謂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也四者皆本諸天地
之道以教人者也梁氏寅曰祥如春秋傳是何祥也之祥言其先
兆也上二句以易書言下二句以人之學易者言何氏楷曰凡人
事之與吉逢者其先必有祥兆天人相感志一之動氣也聖人作

易正以迪人於吉故獨以吉事言之與吉之先見同義蔡氏清曰吉事有詳又兼造化人事言獨言吉事有祥則凶事亦可知矣○蔡氏又曰此理在天道爲變化如日月星辰寒暑風雨之類在人事爲云爲則大而出処進退微而日用應酬之數皆理之所在也又曰如周人山崩川竭而知宗周之必滅此以變化之祥而知來也子貢以執玉高卑而知二君之將亡此以云爲之祥而知來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與音預

乾隆帝曰天地設位易之體也聖人成能易之書也明則謀之於人幽則謀之於鬼雖日用不知之百姓亦可與於聖人之能易之用也學易先居而後動用易先人而後鬼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是其義也韓氏伯曰人謀凡議于衆以定得失也鬼謀凡寄卜筮以考吉凶也不役慮而失得自明不勞探討而吉凶自著類萬物之情通幽深之故百姓與能樂推而不厭胡氏炳文曰聖人成天地所不能成之能百姓得以與聖人所已成之能也愚謂天地設位聖人中立而作易補成天地之所未及之能以此前民於是百姓雖愚亦得因卜筮以知其吉凶以成亹亹此之謂與能也若惟君子能之百姓不能則易其无作哉○卓氏去病曰成能舊指卜筮然炤下象告情言看正指作易

說使人人游于易簡之塗正是成能處此章與下篇无涉即下文
變動亦指卦爻中自然之變動非以人揉著言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八卦即六十四卦也與八卦定吉凶之八卦同崔氏憬曰伏羲始
畫八卦因而重之以備萬物而告於人也爻謂爻下辭彖謂卦下
辭皆是聖人之情見乎繫辭而假爻象以言故曰爻彖以情言愚
謂以剛居陰以柔居陽亦剛柔各居其位謂之雜居其所居而得
其理者吉矣失其理者凶矣是吉凶可見矣蓋剛柔雜居分明是
言卦畫尚未說到詞上然可見明辭之不外于象也共是吉凶可
見矣象告情言正聖人成能之實事告者告其吉凶之途也言者
言其趨避之方也所以百姓與能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因易變動而通之欲人行其所利其言不利者亦所以利人也故
曰以利言蘇氏軾曰順其所愛則謂之吉犯其所惡則謂之凶夫
我之所愛彼所甚惡則我之所謂吉者彼或以為凶矣故曰吉凶
以情遷韓氏邦奇曰有是爻則有是占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然可
易者人也故曰以情遷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

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惡去聲）

張氏次仲曰。人情莫切於愛惡。遠近者。所居之地也。情僞者。愛惡中之變態也。攻者。務入而中之也。取者。欲得而致之也。感者。有所觸而動之也。凡相攻无不起于愛。愛之極。非獨近相取也。且遠而相取矣。取而不得則惡。惡則情僞起。情僞一起。將有不可言者。故曰利害生。究其初止愛惡一念。爲之胚胎。故以愛惡始。以情僞終。而遠近爲中間往來之路。大抵易之情。既不相得。遠之猶可近之。必凶。利之猶可害之。即未至于凶。亦悔且吝。張氏振淵曰。凶害閒著一或字。見伏于不可知。而不及料悔吝閒著一且字。甚其不盡之憂。而兼召之辱也。項氏安世曰。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一情。此四者爻之情也。命辭之法。必各象其爻之情。故觀其辭可以知其情。利害者。商畧其事有利有不利也。悔吝則有迹矣。吉凶則其成也。故總而名之曰吉凶。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愛惡遠近情僞。姑就淺深次之。若錯而綜之。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

皆有情僞其情皆有愛惡也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以僞相感而害生矣不以近相取而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條也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稱近者止據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爲應爲主者亦必備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緊以近者明之康熙帝曰諸説以近爲相比之爻於易例未盡應爻雖遠然既謂之應地雖遠而情則近也先儒蓋因上章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故必以相比爲近然彼就二四而言之則有遠近之別此就六爻而統論之則比與應皆近也觀蒙之六四曰獨遠實也以其比應皆陰也如雖无比而有應亦不得謂之遠實矣故易於應爻有曰婚媾者有曰宗者有曰主者有曰類者皆親近之稱也遠近相取須分无比應者爲遠有比應者爲近乃爲完備又曰易之情其有遠近者從爻位而生若愛惡情僞則從何處生來須知易爻吉凶皆在時位德三字上取乾隆帝曰愛惡者時所生如泰則交否則隔也遠近者位所限如蒙之遠實比之比匪也情僞者德所發如泰之光大否之包羞也愛惡之情顯故生吉凶遠近之迹疑故生悔吝情僞之積深故生利害然惟近而不相得者則有凶有害有悔且吝遠則无是矣皆所謂吉凶

以情遷也凶害悔吝則易情之險阻也康熙帝曰觀易者須先知
時位德比應五字又須知時位德之當否皆於比應上發動其義
莫備於此章矣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叛者无信言與實背乾隆帝曰將欲倡叛迹雖未彰而中情有慊
隱隱難秘故其辭慙中心疑惑則兩岐其說故其辭枝吉人靜重
深厚故其辭寡躁人輕浮淺薄故其辭多誣善者无實而欲人生
疑故其辭游失守者強說而反已无據故其辭屈此人情之險阻
也非體乾坤之易簡者其孰能知之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
愚謂將叛者心既喪信而欲飾信於外其歉心終不可揜故其辭
自慙疑者心既无定見故首鼠兩岐吉德之人靜心澄徹一見淑
慝通明故寡躁擾之人急於售不由道誕且妄故多誣善類者以
善爲惡必深匿其跡而陰寓其伎故游而无根失其守者汚心醜
行无所不至故屈而不能伸此皆誠于中形于外者實之不可揜
也如此蓋聞人之言而知其邪正不待蓍筮而見其肺肝之法在
乎此孟子知言亦實得于此矣釋智旭曰凡易之情近而相得則
吉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矣而此相得不相得之情能致吉

凶悔吝者豈他人強與之哉試觀將叛者其辭慙乃至失其守者其辭屈可見一切吉凶禍福无不出於自心心外更无別法此易理所以雖至幽深實不出于百姓日用事物之間故亦可與能○吳氏澄曰此篇之首泛言辭變象占四道末句歸重於辭且本於聖人之情至此卒章凡三節其中亦言四道而首末皆言彖爻之辭末又本於易之情以終繫辭之傳蓋唯聖人之情能知易之情而繫易之辭也是爲一篇始終之脉絡云康熙帝曰此章亦總上十一章之意而通論之易簡即上下傳首章所謂乾坤之理而聖人體之以立極者故此即以乾坤爲聖人之名稱見易道之本聖心所自具也易與險反故知險簡與阻反故知阻以是說諸心即以是研諸慮凡天下所謂吉凶悔吝者固已豫定取成於聖人之心矣於是仰觀變化俯察云爲知以藏往而通其象神以知來而裕其占此所以作易而天地之功以成百姓之行以濟也爻象動乎內者以象告吉凶見乎外者以情言功業見乎變者以利言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以情遷時有順逆而愛惡生焉位有離合而遠近判焉德有淑慝而情僞起焉此三者易之情也吉利凶害悔吝之辭所由興也在易則爲易之情聖人從而發揮之則吉凶之途明而利害之幾審此即聖人之情也故言凡人之情著於辭而不

可掩者六反切上章所謂有憂患者其辭危也○朱氏康流曰愛惡易辨也吉凶易見也惟跡近而情則遠者難防也貌情而衷則僞者難察也近而實遠則愛必至于惡故凶情不勝其僞故害相取之不善安所歸咎故悔且吝此易之著戒于近者爲獨詳也人情險阻若此則必有知言以知人之法審其情僞而決其利害大抵不越乎虛實順逆之間而得其陰陽險易之故此易象之所寓而易情之可推者也舊說以人之情辭喻易之情辭殊屬漫衍或云聖人準此六者以繫爻如化工省物則聖人之辭亦將效其慚者技者益謬矣

右第十二章　俞氏琰曰言得乾坤易簡之理則辭變象占之理无不知也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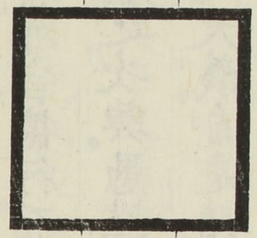
項氏安世曰以類推之兌叛也巽疑也艮吉也震躁也坎喜陷爲誣善離喜麗爲失守人情大約不出六者應氏撝謙曰兌陰背陽而出外巽內陰而進退不果艮陽止于外閉口之象震陽動于中開口之象坎中實而爲二陰所陷離中虛而外爲強辭愚按此說本出於虞翻見李鼎祚易解而所屬不同坎爲叛離爲疑震爲多兌爲游巽爲屈而不言寡今酌味之項氏應氏得其義○愛

相攻家人九五之類惡相攻同人九三之類遠相取恒初六之類
近相取豫六三之類情相感中孚九二之類僞相感漸九三之類
張次仲時隨卦義而變時變則有愛惡矣如泰之時則交否之時
則隔比之時則和訟之時則爭是愛惡相攻者由於時也位逐六
爻而異位異則有遠近矣如比之内比外比觀之觀光者近也蒙
之困蒙復之迷復者遠也是遠近相取者由於位也德由剛柔當
否而別德別則有情僞矣如同人五之號咷豫二之介石以中正
也同人三之伏戎豫三之盱豫以不中正也是情僞相感者由於
德也時有消息盈虚之變位有貴賤上下之異德有剛柔善惡之
別此三者皆吉凶悔吝之根然其發動皆因彼已之交而起所謂
彼已之交者比也應也非因比應則无所謂相攻也无所謂相取
也无所謂相感也所謂相攻相取相感者皆以比應言之故下獨
舉近而不相得以見例近而相得相愛者也相取者也以情相感
者也善之善者也不相得者而遠則雖惡而不能相攻也不近而
不得相取也雖僞而不與相感也善之次也宜相得者而遠則雖
愛而不得相親也不近而不能相取也雖有情而无以相感也又
其次也惟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以近相取以僞相感人事之
險阻備矣大者則凶極其惡之情者也同人三之敵剛是也次者

則害防其僞之端者也。允之介疾孚剝是也。輕者猶不免於悔吝。如豫萃之三雖以近而從四然以非同類而曰悔曰吝者此也。易者教人知險知阻故特舉此條以見例餘者可以三隅反也。康熙帝感莫大乎正應近不必比遠不必乘故遠而相求如睽之三上者。久而相待如屯之二五者。變而相守如同人之二五者。難而相濟如蹇之二五者。此所謂相得也。如其无正應也。如賁之二則以承陽而賁須復之三則以乘陽而下仁。此亦所謂相得也。其不然者反是。邵寶有正應而相敵者如訟之諸爻。明夷之三上是也。有兩賢而相厄者屯之初二是也。此所謂不相得。應撝謙

○案王安石馮椅郭雍胡一桂等以將叛之節三十七字爲斷簡。其言曰。六辭與易全不相關。此係斷簡。乃以言者尚辭之事傳者因附之上下篇之末云。蓋誤矣也。吳澄所謂一篇之脈絡者。極是也。且尚余芭舒亦曰。上繫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爲結下繫亦言德行而以諸辭之不同者爲結義相發也。吉人辭寡。其默成之次與。愚謹按上傳終盡乾坤大用下傳終盡六子妙用一篇之大義。自是精縕貫通非斷簡也明矣。

古易斷卷五上終



每部記圖章

古易館真本